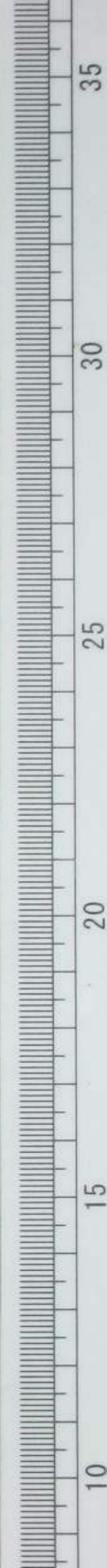


增補元明史略

三

リ 8
5855
3



門 78
號 5855
卷 3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三

日本

讚岐

後藤世鈞

編次

平安

藤原正臣

增補

明中

孝宗敬皇帝名祐檜憲宗第三子補九月言官劾李孜省及其黨鄧常恩趙玉芝梁芳等諸不法事下李孜省梁芳於獄其黨俱謫戍邊孜省尋死於獄中補妖僧繼曉發原籍為民尋伏誅○十月有星變庶吉士鄒智言陽不能制陰之象如萬安等小人也而據內閣宜退之王恕等君子也而謫外方宜進之疏上乃退安而進恕安臨退多戀不能釋及之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時有御



邨上學義
大行補

史阿事萬安。安陽痿，其人具藥洗之。世稱洗馬御史云。帝
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未署曰臣安進。帝令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聲。幾而後死。○十一月，禮部侍郎邨濟上大學衍義補。帝嘉之，進秩尚書。補弘治元年二月，帝耕籍田，禮畢宴群臣。教坊以雜伎進，御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行去之。嗣後每歲仲春行之。補起用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魏毓、李文祥等五人。並嘗以言事遠謫。南京吏部主事儲巘惜其才，薦舉從之。○三月，帝御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宴。帝皆稱老先生，不名。自後以為常。○二年二月，監察御史湯壽以論事謫戍鄒智連坐之。大理寺評事夏鏃疏救曰：「言者之得罪，則言者」

設預
倉預

之幸而，主上之不幸也。願陛下自為地，疏入不報，遂乞歸。補三年三月，令天下設預備倉，每十里積粟萬石，及數為稱職過者，旌擢不及者，罰之。府州縣及軍衛官視此升黜。補四年八月，罷刑部尚書何喬新。喬新執法不阿，每重王怒，輕劉吉。吉啣之，嗾御史鄒魯劾喬新通賂鞫治，無實，遂乞休去。補九月，劉吉罷。時帝欲封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兩太后家子弟，乃可。其實欲誓遲以俟。」帝惡其專權，使中官諷令致仕。吉與萬安在內閣，貪濁橫恣，及安既去，吉當國專政，與王恕不合。恕有所行，吉必沮之。怒憤，吉沮抑屢疏求退，人皆知恕為吉所媚嫉，畏其威權不敢言。唯太監懷恩在內，知恕之賢，每救之。吉於是罷人

皆快之。補五年十一月。停納粟。上官例尚書王恕言。永樂
 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餉。當時無納粟
 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來以此例為長策。人
 既以財進身。欲其砥廉隅。為循吏。豈可得也。帝即命止之。
 補六年閏五月。吏部尚書王恕罷。先是恕與邱濬同階太
 子太保。恕長六卿位。濬上及濬入閣。恕弗讓也。濬不悅。太
 醫院判劉文泰與濬素往來。亦銜恕。因訶奏。恕變亂選法。
 恕遂稱疾罷歸。補十月。勅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經理
 哈密。哈密。漢西域唐伊州地也。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
 接火州。為諸胡要路。元封宗室勿納失里。為威武王。居之。
 永樂初遣使招諭。遂入貢。詔封其子脫脫為忠順王。即其

哈經
密理

地置哈密衛。令為西域之喉嚨。以通諸番之朝貢。而忠順
 王再傳。及孛羅帖木兒。天順末見殺。無嗣。王母理國事。以
 其外甥罕慎為都督。時土魯番甚強盛。其酋阿力自稱速
 檀。乘機襲破哈密城。罕慎逃居肅州。十年復哈密。還故土。
 帝即位。封罕慎為忠順王。時土魯番阿力已死。其子阿黑
 麻陽與罕慎結婚。誘殺之。復據哈密。遣使入貢。請代領西
 域職貢。朝廷不許。詔封元裔陝巴為忠順王。欲以鎮定諸
 番。阿黑麻大怒。率兵襲之。執陝巴去。事聞。乃命張海。侯謙
 等往經理。補七年七月。命工部侍郎徐貫。經理蘇杭水利。
 貫上言。東南財賦所出。而水患為多。永樂初。命夏原吉濬
 治。未克。施工。逮今九十餘年。港浦愈塞。臣相度地勢。治之

復哈

乃修濬河涇港瀆湖塘斗門堤岸百三十有五所役夫二十餘萬東南水患少衰○八年十二月復哈密先是命張海等經理無功還阿黑麻益驕肆僭稱可汗侵沙州迫罕東諸部附已兵部尚書馬文升聞之曰是可襲而執也以指揮楊翥熟番情○詢方略調罕東諸番兵命巡撫御史許進副將彭清等往討阿黑麻守將牙蘭宵遁後二年土魯番以陝巴來歸仍命為忠順王鎮哈密○十年三月帝御經筵畢○內閣臣徐溥等於文華殿議政出各司題奏面裁決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無疑滯每顧問必稱先生自天順末至今三十餘年○內閣不過數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後以為常○五月鞬韉小王子寇潮河川指揮

簡閱禁兵

劉銀等戰死○補六月命戶部侍郎劉大夏督理北邊軍餉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為私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乃得告以故中官武臣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無所牟利不兩月儲積充羨○補十月簡閱禁兵馬文升疏言洪武初法漢制南北軍禁衛征討各有所掌置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為禁兵即古之南軍也其他衛屬五府即古之北軍也永樂中增設十二衛又選精壯數千人屬御馬監更番上直近年禁兵廢弛請勅大臣揀選操練令更番直各門從之○補十一年七月總制二邊軍務王

何孟春
熊折字

越龍小王子於賀蘭山破之先是小王子自稱大元大可
汗奉書朝廷方務優容許之自是往來套中出沒為寇諸
虜相倚日強遼東宣大延綏俱被殘乃詔越討之越令兵
三路進擊敗之○十月有熊入城郎中何孟春曰熊於字
為能火當有火災未幾乾清宮火人大奇之○**補**太監李廣
以符籙禱祀獲寵任權傾中外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
亭成幼公主殤宮復災日者謂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后志
甚廣懼飲藥死帝疑廣有異書即其家索之得賄簿多文
武大臣名餽黃白米各百千石帝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
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帝怒下法司按問諸
臣皆懼編修羅玘上言曰文武官賄廣求進廉恥掃地今

地震
地決
水

一旦暴白恐生慢易廉恥愈衰乞密諭賄廣者引退或以
他事黜之庶可消已成之黨絕未起之禍章下所司○**補**十
二年四月虜酋火篩入寇大同命平江伯陳銳充總兵官
禦之○**補**十三年六月火篩復寇大同陳銳等無功以保國
公朱暉代之益兵往禦比暉至寇已退乃還○十四年正
月陝西地震如雷民房震倒五千餘間男婦死者甚眾又
遍地決破眼竅湧水甚者決開水出成河馬文升上言地
乃靜物動則失常此臣不承君夷狄不承中國之兆也乞
廣言路明國法以仰答天譴疏入輒從○右僉都御史陳
壽以敗北虜當封或請註子弟於戰籍中受爵壽曰吾子
弟不諳弓馬不許時論高之○**補**四月火篩及小王子連兵

晉書卷之四十五

省克
身已

入寇朱暉帥師禦之無功虜入固原寧夏境殺掠勢甚猖獗京師戒嚴既而虜引去○十五年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上軍政十弊帝嘉納之○下日有造謗言貼於官門誣大夏帝曰官門豈外人可到此必內奴所為也○十六年五月帝召劉大夏語曰今後凡有疑事卿可寫揭帖密進大夏曰不可是即前代斜封墨敕之弊也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公是公非與眾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萬一匪人冒居要職害可勝道哉帝稱善○十七年御史陳茂烈以母老邁乞終歸養帝憫其情許之茂烈少喪父甚貧嘗在途以乏寒真幾死為御史袍服素朴騎一牝馬嘗曰善學聖人者莫若顏曾顏之克已曾之宥

學之
大關
李鍵
陽言
二病
三害
六漸

身學之大關鍵也乃作省克錄以自考○十八年三月戶部主事李夢陽上疏言天下為病者二為害者三為漸者六中有及張后弟者后恨之帝雖嘉其言不得已下之獄既而釋之若何大夏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隆慶聖德如天地帝曰夢陽本內事關成敗且言語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朕試問本內事關成敗且言語狂妄朕不妄宜杖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死以快官中之忿使朕受殺直臣之名朕所以即釋復職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仁也五月帝不豫及大漸召內閣臣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執健手曰先生輩輔導辛苦朕備知之東宮年幼好逸樂先生輩當教之讀書輔導成德健等歡敬受命翼日帝崩皇太子即位

武宗穆皇帝名厚照孝宗長子○帝初在東宮內使馬永

前月... 卷之三

內使劉瑾用事

夢陽論八黨罪

大權入瑾手

李東陽劾

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邨聚高鳳俱用事時稱小
 虎○正德元年時內使劉瑾用事特甚日於官中導帝弓
 馬鷹大為樂而國事日非劉健謝遷戶部尚書韓文戶部
 郎中李夢陽等疏論八黨之罪乞正典刑帝不得已允之
 瑾等趨帝前環跪哭訴曰臣下敢行訕上者由司禮監無
 人也有則人不敢言矣帝怒立命瑾掌司禮監自是太權
 盡入瑾手勢傾中外莫敢誰何○劉瑾既得志遂以事視
 韓文職劉健謝遷劉大夏等乞歸允李東陽祖錢於道數
 敵泣下健正色曰何用泣為當日出一語今日亦得歸矣
 東陽默然健等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嘗瑾等問
 惟東陽與瑾有舊不出一語既而劉謝皆去
 健故健言如是補劉瑾杖謫諸臣之請留健遷者瑾每

逆瑾王守仁獄

事必偵帝為戲弄時帝厭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
 我自此遂專決不復白於私第批答章奏李東陽等頽首
 而已○十一月欽未監五官監候楊源奏火星入帝座勸
 帝預防瑾怒捏旨謫戍在道死中外冤之○二年正月劉
 瑾捏旨下王守仁等獄杖之幾死尋謫守仁貴州龍場驛
補三月劉健謝遷雖既去劉瑾憾不已矯詔列健遷及
 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戴珊郎中李夢陽
 主事王守仁等五十三人為奸黨榜示朝堂○黃河清慶
 雲見於軫蓋湖廣之分野也○吏部尚書許進以忤劉瑾
 落職進八子三尚書時有八子
 六登第父子四尚書之謠翰林學士張芮修撰何瑄
 見瑾長揖不跪坐謫時論壯之補劉瑾猶給頗通古今常

慕王振之為人。性貪酷。內揣合帝意。外日以深文與太學士焦芳。劉宇等矯詔誅在諸臣。朝廷正人一空。莫敢進言者。帝喜謂瑾可委任矣。瑾又素猜忌。同列有奏事。亦必沮抑之。為不可有忤者。皆罪之。同列亦不能平。○三年六月。遺空名書於墀。備陳劉瑾罪狀。瑾輟之。無肯承者。乃執朝士三百餘人。令悉出午門。跪聽處分。時酷暑暴烈。日中仆死者十餘人。李東陽曰。此必一人陰謀。朝臣豈盡知之。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為。乃釋補建前戶部尚書韓文。下獄。罰米放歸。劉瑾憾文不已。乃以戶部廣東司失金幣冊。捏旨下獄。監禁數月。罰米千石。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捏旨囚。致仕尚書劉大夏。至京下獄。尋戍肅州。初。大夏以鎮

劉大夏通國體

守中官董讓等貪殘。請按治。帝不用。致仕歸。劉瑾與太學士焦芳譖於帝曰。藉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會田州岑猛叛。遂謂大夏前為巡撫時。激變下獄。論死。都御史屠滸持不可。瑾嫚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乃戍肅州。大夏就道。京師焚香。携饑餒所至為之罷市。後大夏卒。人稱曰。通達國體。如陸贄。質直不阿。如汲黯。廉潔不私。如包拯。忠誠懇切。如司馬光。又曰。憂民如有病。見客若無官。○四年。四川劉烈。陝西藍廷瑞。鄆本恕。廖惠。霸州劉六。劉七等賊。各聚一方。稱王。時草寇竄殺不可勝記○五年。三月。以洪鐘總制川陝。河南鄭陽軍務。征流賊鐘與。永順土司彭世麟。以計禽廷瑞。本恕。斬之。大破其軍。廖惠逸去。轉掠兩川。○四月。慶府安

曾補之月。各卷之三

化王寘鑄反以誅劉瑾為名京師大震遊擊將軍仇鐵討

平之寘鑄慶靖王曾孫也與其黨周昂等潛蓄逆謀

醜衆皆憤怨其黨孫景文謂寘鑄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

時矣寘鑄乃殺東及巡撫總兵官遂舉兵反記起前右都

御史楊一清總制軍務以太監張永監軍討之先是仇鐵

屯玉泉營寘鑄百之鐵謬以兵隸賊管自稱疾堅臥及下

清將至寘鑄令昂就鐵問計鐵方呻吟伏卒猝起推

殺昂乃提昂首麾兵馳縛寘鑄賊平論功封咸寧伯

月內使張永與劉瑾爭權勢不相下遂隙因寇兵四起言

於帝曰皆瑾激成也今瑾不自安陰謀不軌陛下宜早擒

之帝猶豫永曰少遲我輩薤粉矣帝乃就夜擒之坐以謀

逆凌遲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啖之藉其家金銀五十餘萬

寶貝無算其黨焦芳等並梟職瑾流毒五年變更吏兵

沒大臣家收其妻孥日夜簡括天下庫藏添設巡捕巡鹽

官四出誅求諸邊屯田賦稅以肥私家海不騷然以有寘

鑄之變而卒及於禍從來補李東陽奏旬月之間寘鑄劉

瑾之二難悉平皆太監張永等之功於是封張永兄張富

為泰安伯弟張容為安定伯其他內臣兄弟得封者多矣

補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印時劉瑾雖誅而權柄猶在內

臣魏彬馬永成等擅執朝政賞罰不正而河南北楚蜀盜

遂起尚書陳壽卒貧無殮資親戚助之語曰官宦雖

之謂許逵為樂陵令先是民殘於賊逵令各起高牆過

於簷上開一竇竇容一人賊至則閉或伏刃待之賊兵火

無所施且間出奇兵擊之民賴以全帝方好佛自號太

慶法王時降旨亦書法王名號外廷無敢諫者禮部尚書

傅珪性鯁直佯不知執奏曰太慶法王何為者敢與至尊

帝好佛大慶法王

陳壽清

逆瑾伏誅

江西盜起

並大不軌當誅帝亦弗問其後帝習韓黜諱自名忽必烈書回回諱自名如吉教爛習

鄉賊南昌有姚源賊瑞州有華林賊贛州有大帽山賊官軍屢戰失利於是召左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軍務發兵征之金調廣西狼土兵進討半歲間俘斬二萬七十餘人立東鄉萬年二縣招降人居之然土兵貪殘嗜殺剽掠甚於賊金方倚其力不為禁土民深怨焉補七月霸州流賊劉六劉七劫掠畿內州縣擁衆北向京師戒嚴先是文安盜張茂交通內官為姦劉六劉七等附之後茂為官軍所獲劉六劉七自首伏誥貫死捕賊自贖尋叛去聚衆剽劫旬日間衆至數千至今年賊勢甚熾殘破州縣命惠安伯

張偉右都御史馬中錫討之無功以兵部侍郎陸完代完屢奏捷太監谷太用等謂賊即可平冀邀封賞與伏羌伯毛銳帥京軍往討駐臨清與賊交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算徵回京師矣凡自畿輔迄江淮楚蜀羣盜縱橫陷山東七十餘城道路梗絕明年命咸寧伯仇鉞副都御史彭澤討之劉六奔夏口劉七自大江下孟瀆奔保狼山官軍分道擊之劉六劉七並中流矢死凡三年始平○七年正月黃河清五日羣臣稱賀補八月帝所悅中官奴卒輒收為義子亡虜亦與焉並賜國姓凡丁百二十七人補大同遊擊江彬有寵于帝因謂邊軍驍悍勝京軍請互調操練於是調大同宣府遼東延綏四鎮兵入京師歸外四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三

土魯番密

家軍彬兼統之。帝別領羣閣善射者為下軍與彬等晨夕馳逐。甲光照宮苑。呼譟聲達九門。**補**八年正月召陳金還。以右副都御史俞諫代之。初陳金破江西賊。其降眾乘間遁。轉掠徽州衢州。餘眾復集。至是以俞諫代金。明年連破賊於貴溪。平之。**補**八月土魯番據哈密。先是忠順王陝巴死。子速壇拜牙郎。立。淫酗不道。屬夷謀害之。至是走歸土魯番。其王速壇滿速兒據之。**○**九年二月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費宏曰。苟遂其請。吾江西無噍類矣。力阻之。不允。江西副使胡世寧上言。寧府有異謀。寧王恨之。遂賂內使中以危法論死。賴科道交救。改戍。**補**宸濠大相後也。國南昌。性貪殘。僭侈志欲無涯。而以文行自飾。天順間寧府以事革護衛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

梁儲善諫

誅復革。嚴至是宸濠陰結義子錢寧及兵部尚書陸完。葉白金鉅萬。徧賂朝貴。乞之。費宏力言不當。予。卒。子之。宸濠既復護衛。○十二年六月秦府請關中田。許之。命草詔。廷臣力阻。不聽。大學士梁儲承命上詔草。令曰。高皇帝著之。封非各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得此。當厚自謹。凜。母。收。聚。奸。人。母。多。養。兵。馬。震。我。邊。疆。危。我。宗。社。帝覽制駭曰。洵若是可虞。其勿與儲以從容。回天時咸推其善諫云。**○**八月帝出遊宣府等處。至大同還。**補**邊將江彬導之也。初江彬與邊將許四家與帝同卧起遊戲。而彬寵尤盛。言無不從。先是。帝出遊。於沙河。請回蹕。不聽。自宜府轉遊至大同。北虜五萬騎入寇。諸將王勛等力禦之。轉戰五日。至應州。寇引去。官軍死者數百人。**補**十三年正月帝復出關遊幸。**補**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謚曰孝貞皇后。**補**六月葬孝貞皇后。梓宮發京師。帝

王守仁
江西賊

戎服從至陵飲帳殿及升祔帝至暮乃入廟雷雨大作燭
盡滅言官上疏請修省不報○帝獵黃花鎮等地閱月乃
還復議北巡命草敕自稱威武大將軍梁儲毛紀等連名
上疏曰陛下為君乃自卑而列于臣臣草敕是以臣名君
也敕不敢草帝大怒手劍立曰不草敕齒此劍梁儲免冠
解服曰臣逆命罪應死然勅終不敢草帝乃悟遂止○時
帝未有嗣廷議建儲錢寧受寧王賂謀立其子梁儲厲聲
曰皇上春秋鼎盛豈宜輕建乃止○帝復幸大同宣府至
榆林而還凡六閱月補七月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
仁平江西賊初陳金討姚源華林諸賊多取招撫未大懲
創民間父兄被殺者不得報讐時相詬訾諸凶不自安轉

寧王
異謀
已露

徙嘯聚不數年仍起為盜又南贛地多深阻易為巢穴南
安橫水桶岡諸寨有賊首謝志山等漳州瀨頭諸寨有賊
首池大鬚等於是江西福建廣西湖廣之交方千餘里皆
亂兵部尚書王瓊薦守仁才特用之守仁先攻大庾賊巢
潛兵入險乘夜縱火師大捷既而進攻橫水破賊巢三十
八斬首三千有奇四道積年逋寇至是悉平○十四年二
月帝欲巡泰山歷徐揚抵南京下蘓浙浮江漢登武當遍
觀中土時寧府久蓄異謀欲乘釁發內外咸以為憂修撰
舒芬率部院科道合疏諫帝大怒杖芬等百有七人而舉
朝仍以死諫車駕乃不果○六月寧王宸濠異謀已露帝
遣顏頤壽等往諭之革其護衛宸濠得報大驚遂決計反

孫燧許達死節

王守仁率義兵討賊

會宸濠生日。宴都御史孫燧。兵備副使許達等。明日燧等入謝。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命起兵監國。燧曰。果有旨。巡撫大臣當與聞。請出觀之。宸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不可。王怒。遂縛之。達曰。朝廷命官反賊。敢殺耶。罵不絕口。亦被縛。俱斬。遂據南昌。遣兵即攻南康九江。破之。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道經安慶。知府張文錦死守。城上矢石如雨。賊衆多傷。不能直行。遠近因得為備。御史李克嗣飛章告變。江彬請親征。王瓊曰。有王守仁在。必就擒矣。毋煩聖駕。王守仁與伍文定率義兵討賊。直趨南昌。破之。寧府眷屬悉自焚。命時守仁方奉命。時事福建至

豐城聞變。遂還。與吉安知府伍文定謀。傳檄遠近。諸路勤王兵既集。或議救安慶。守仁曰。九江南江皆為賊據。我若

不用婦言而已

宸濠自盡

越一城。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關是腹背受敵也。賊精銳悉出。守備皆空。不如直趨南昌。使彼解圍。自救。然後逆擊之。湖中萬不勝矣。衆稱善。文定信。道進。夜半破廣順門。宸濠聞南昌報急。遂棄安慶歸。義兵迎擊之。宸濠為萬安知府王冕所執。而賊黨遂平。初宸濠反。妻妃泣諫。不聽。至是在檻車。痛哭曰。昔紂用婦言而亡。我今以不用婦言而亡也。○時宸濠雖擒。捷音猶未至。京帝欲假親征。南遊。遂出駐良鄉。捷至。梁儲請回鑾。不聽。帝至南京。內使張忠等謂當縱宸濠於鄱陽。待帝親戰。論功。守仁不許。守仁上書請嚴俾以彬及內使張忠許

至忠泰沮過之。不令入。見乃入。九華山宴。帝親知。仁曰。王守仁道學人也。何謂反乎。遣還。鑾令更上捷奏。守且盡入。諸孽幸名彬等乃無言。明年宸濠囚至通州。帝令自盡。燔其屍。揚之。○陞賞王守仁等。而贈孫燧許達等。

禁豕 猪豕 江懷 執不

秩立廟祀之。○詔禁豕猪以同國姓也。刻日小民殺猪殆盡。○十五年正月帝在南京。江彬從陰懷不執。一日索各城門鎖鑰。兵部尚書喬宇曰。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彬每假旨有所求。宇輒請面送。彬計多阻。○八月帝駐蹕南京既久。仍有後江浙湘湖之意。梁儲將冕執奏。回鑾跪午門。自午至酉不起。乃允。○補閏八月帝發南京。十二月遂還京師。○十六年三月帝崩於豹房。是帝先厭大內以豹房為家。楊廷和梁儲等奉太后旨。遵兄終弟及之祖訓。迎興獻王子厚熄立之。陳建曰嘗視正德之際而知天意之非我明永也。逆瑾滔天。八黨亂政。何異漢五侯十常侍。唐甘露之黨也。流賊之擾。遍于中外。何異漢董卓。中唐黃巢元和中之亂也。慶寧二府之變。何異漢七國。晉八王之禍也。已邊兵入衛京師。何異漢董卓。卓篡也。武宗之荒淫遊燕。何異秦漢隋唐之季也。嗚呼。前

誅江

淵度 弘量 儲

代有。於此未有。不亡。今乃業是數者。而國家安。如盤石。豈非天意哉。

世宗肅皇帝名厚熄。憲宗次子興獻王子。武宗從弟也。武宗無嗣。迎立之。帝之末至京師也。楊廷和總朝政。三十日中外倚以為安。及草登極。詔盡革正

事。諸臣中外大悅。○誅江彬等。籍彬家得黃金七十櫃。銀二千櫃。每櫃二千餘兩。金銀寶飾一千箱。餘不勝紀。彬

下惡已心竊疑其黨都督李琮勸彬速反。不勝則北。塞外彬猶豫未決。楊廷和密與蔣冕毛紀及大監張永等合謀。捕之。下詔徵籍其家。尋與李琮神周錢寧等俱棄市。○梁儲致仕。儲立朝四十年。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多令人思。初帝以迎立功。欲廢其子。

錦衣指揮儲不受。卒之日。子孫不免貧乏。儲度量淵弘。言者嘗詆儲主。試受賂。儲不辨。又詆儲交通寧王。亦不辨。後寧王敗。得所餽簿。獨儲不與。言者帖然大服。其量後數年。

廷議 會論 張璠 璠 璠

楊廷冕 和

卒諡文康。○廷臣會議尊武宗為皇兄，孝宗為皇考。孝宗
后為皇太后，興憲王為叔父母，母為叔母，不得加皇字。帝不
免主事。張璠曰：朝議尊聖考為叔父母，為叔母，不過拘漢
定陶主宋濮王故事耳。今聖考往矣，即稱以叔父，幽冥之
中或不可知，但迎養聖母，稱以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
子無臣母之義。臣謂繼統武宗而尊崇其親，則可繼嗣孝
宗而自絕其親，不可也。帝得疏，躍然以示。蔣冕、楊廷和等
冕廷和封還御批。羣臣交劾。張璠逢迎帝意，帝不得已，勉
從之。時迎聖母至京，禮部奏用王妃儀仗，帝泣啟皇太后，
願避位躬奉聖母歸藩，以終孝養。群臣惶怖，乃稱興獻王，
為興獻帝，王妃為興獻后。後三年，竟再下詔改孝宗曰皇

伯考，孝宗后曰皇伯母，興獻王曰皇考，母曰聖母。而徽號
乃定，以議典禮。忤旨，吏部侍郎何孟春已下戍邊奪俸者

前後二百餘人。

後十七年改皇考為睿宗，興獻皇帝母為皇太后。附祀太廟。○陳建曰：武宗無嗣，而以

皇上嗣之，固遵兄終弟及之訓，乃繼統非繼嗣也。何得泥
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說，以例擬哉？且今日之事，又與宋濮
王不同。宋仁宗無子，今孝宗有武宗為之子矣，不同也。
宋仁宗曾育其宗于宮，立為太子，上未嘗育于孝宗，不同
二也。宋濮王有眾子，今興獻王止上一子，不同也。
同三也。此禮似甚易曉，何奉朝之昧之也。○嘉靖元年

正月封王守仁為新建伯。○十月屏去舊闕，谷太用邱聚

補二年太監崔文誘帝建醮官中，日夜不絕。給事中劉最

劾文左道糜帑，帝怒，謫廣德州判文憾不已。撫最他事，戍

之極邊。其後帝以無儲嗣，益修齋醮。○三年南畿大飢，人

相食，子殺父，弟殺兄，有之。帝發帑金十五萬以賑。○余珊

余珊 上十

增補元明史紀事本末卷之

十五

漸

廟作世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三

倣魏徵上十漸

紀綱漸類風俗漸壞國勢漸輕夷狄漸強邦本漸搖人才漸凋言路漸塞邪正漸淆

君臣漸疎

帝嘉納之

神

楊廷和罷自帝即位廷和遇事數

諫諍忤旨累疏乞休許之

神四年六月作世廟初國子生

何淵首請崇祀皇考於太廟章下廷議羣臣俱上疏爭翰

林學士張璠言孝子之心無窮今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

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別立禰廟禮之得為者也臣昧

死勸陛下為之入太廟禮之不得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

勿為禮部尚書席書亦三疏勸止俱不報璠乃謂書曰聖

心未慊也須別立廟不干太廟尊尊親親並行不悖書等

遂請於皇城別立一廟詔可定名世廟後更名獻皇帝廟

神五年四月甲州指揮岑猛反詔都御史姚鏌討誅之廣

西岑氏自洪武以來世為土知府弘治六年猛兄猗弒父

自立為土目黃驥李蠻所殺猛奔梧州督府奏以猛襲其

父官正德中猛賂劉瑾得以同知攝府事後從征江西流

賊有功異復祖職不能得頗怨望又自恃兵力數侵奪鄰

境巡撫都御史盛應期上猛反狀請討會應期以他事去

詔鏌往代斬猛子邦彥歸順土知州岑璋殺猛後遂改田

州為流官○六年張璠上疏略曰人君以論相為職宰相

以正君為功頃來內外諸臣苞苴公行因為常例而郡縣

為監司之府庫矣監司為部院之府庫矣部院又為內閣

之府庫矣疏入帝善之

神田州既設流官州人皆不樂岑

猛黨盧蘇王受等為亂陷州城詔起王守仁兵部尚書督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三

王守仁
平

兩廣軍討之。守仁疏言：田州地鄰交趾，猺獞出沒，宜仍設土官俾為屏蔽。遂至田州招撫諸軍，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至是大喜，乞降。守仁數千人，罪杖而遣之，隨入營。撫定其衆，因上言：岑氏世有功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以猛次子邦相署州事，設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報可。田州以安。補七年五月，北京諸省大旱，詔求直言。太學士楊一清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寬厚不在煩苛。昔人有言：國有不足懼者五，深足懼者六。今日弊政坐此。臣舉其要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帝嘉納之。補九月，王守仁平斷藤峽，猺兩廣郡縣罹賊害者數十年。守仁既平田州，兩

御製
十六
字箴

會議
王守
仁功
罪

廣父老遮道言狀。盧蘇王受亦請立功，自贖。守仁乃潛約兵期討之。賊悉平。初，守仁赴廣西，禮部尚書桂萼諷令乘機取交趾，守仁辭不應。萼大恚，至是斥守仁征撫交失。補十月，皇后陳氏崩，帝性嚴厲，后一日偶忤旨，大恚，墮娠崩。補十一月，立妃張氏為皇后。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貫之唯。學聖君子，勗哉勿偽。○八年正月，王守仁以病篤，離任道死。南安。補守仁，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學不宗程朱，而曰格物致知，當返諸心，不當求諸事物。故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從遊弟子甚多。所著有傳習錄。帝謂其擅離任，無人臣禮，命廷臣會議守仁功罪。桂萼言其跡名生徒，倡為邪說，詆毀先儒，幾無忌憚矣。雖勦捕逆濠，論功足錄，然邪說之禁不容姑貸。帝從之，奪其子孫封

林元荒言政上
二難言政上
三便難言政上
六三六三
戒禁權急便難

廢止令伯爵終身按陽明劾逆瑾擒宸濠劫節凌霄雷功蓋世而時附會指為邪說何哉迨至隆萬間始得贈伯爵諡文二月河南襄陽大饑巡按湖廣御史張祿繪圖以獻帝憫之詔有司亟賑時廣東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曰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貨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饋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係因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浸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帝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補五月更定袞冕及諸侯朝祭服制補六月前少師

立啟
聖祠

馮恩
上言
言疏

楊廷和卒後帝問有司太倉所積幾何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也隆慶初復官贈太保謚文忠○九年十月改奉孔子為先師易像為木主別立啟聖祠俱張璁所議也舊封孔子為王唐以孔顏孟曾之父子祀于廟璁曰豈有子坐正殿而其父乃傍列兩廡乎故別祠祀之按璁此等議識真能超出其前補十年九月以李時為文淵閣大學士近閣臣相傾軋謹囂不已張璁桂萼罷楊一清卒翟鑾獨秉政者兩月時入兩人皆遜順無齟齬政府稍寧補十一年五月呂方獻夫同張璁入閣辦事○八月彗星見東井御史馮恩上疏言張孚敬即張璁時改名孚敬根本之彗也汪鋹腹心之彗也方獻夫門庭之彗也乞斬三奸以應天變帝怒下恩獄鋹欲議

斬之乎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真久當自敗殺之吾儕任其咎而遂成孺子之名也後恩子刺血訴關請以身代帝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因令減死議成○帝好瑞四方白兔白鹿甘露靈芝瑞麥嘉禾無歲不獻補十二年十月小王子屯太同塞外總兵官李瑾浚濠以遏虜騎督後甚急役卒王福勝等數十人作亂殺瑾總制劉源清討之晝夜攻圍叛卒潛出塞誘小王子入寇源清請增兵禦寇而已欲專攻城不許源清遂謝病帝怒黜之以張瓚代瓚至下令無攻城諭用兵非朝廷意禽斬首惡勞諸將撫定之○十三年廢皇后張氏立方氏為后○金星晝見與日爭光○建精上堂命張孚敬于堂東書敬一十字及誠意正

心四字於堂西繪漢文止輦受諫圖補十四年遼東巡撫都御史呂經以苛虐失眾心為亂卒所執幽之都司署帝聞召經回行至廣寧悍卒于蠻兒等復執辱之巡按御史曾銑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遂狂為故常今宜誅首惡以懲其後乃捕斬數十人懸首邊城全遼大定擢銑大理寺丞經請成補十五年正月以劉天和為兵部左侍郎總制三邊時小王子稍厭兵徙幕東方稱土蠻其族曰吉囊曰俺答者雄黠喜兵居河套為諸部長蹂躪諸邊天和赴鎮修戰具飾邊備築增城堡吉囊太舉入寇天和檄副將白爵參將吳瑛等連敗之○五月端節宴羣臣於奉天殿賜李時夏言郭貞艾虎等物復命登龍舟

何贊 勤勞 策二

方士 邵師 贈

侍宴盡懽而歸。○除禁中佛殿及像。**補**十六年正月詔右都御史毛伯溫討安南。初安南黎利立為王。傳至黎諲。其臣莫登庸逐諲篡位。不通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諲子寧遣使告難。詔伯溫等督軍討之。兵部侍郎潘珍言安南叛服無與中國用兵非計。但當罪其不庭。莫必遠征。帝怒。褫珍職。遂命伯溫進師。○十七年御史何贊言。勦套虜二策。一曰計以破之。救不暇且伺其北寇宣大則陝西三邊乘其虛搗之。西寇全陝則宣大二鎮。其後二曰勢以逼之。邊境多置斥堠。盛陳輜重。刀斗相聞。耀兵牧馬。以示欲戰之勢。或時乘其懈。而以大兵臨之。其要尤在久任撫臣。以責成功。後興帝善之。而不果。○方士邵元節死。贈少師。號致真人。元節龍虎山道士也。帝崇道教。嘉靖三年召入京師。大如龍信。封真人。去年以阜

帝南巡

儲生嘉其禱。元節病危。薦陶仲文。亦方士。號帝授禮部尚書。後加秩少師。少保。少傅。得幸於帝二十餘年。及卒。葬以伯禮。爾氏曰。我朝開國。靖難。燕賊。內閣。二楊。史。宰。三王。皆未有節總。三孤者。仲文以一真人。而蒙殊榮。總三孤哉。何○十二月太后崩。帝生帝親詣治陵。悽愴踴勳。羣臣莫不盡哀。**補**十八年二月。帝將南巡。立子載壘為皇太子。于歲以宣城伯衛鐔。大學士顧鼎張瓚等協守。又慮塞上有警。特遣重臣巡視。命翟鑾節制諸邊。○四月。帝南幸。羣臣力諫。不聽。駕發於京。夜半行宮火。延及御寢。帝惶遽。莫知所避。指揮陸炳排闥入。負帝出。焰中。後次元村。行宮復火。帝大怒。下撫按三司於獄。示儆。所經郡邑供億良苦。四閱月。乃還京師。**補**十九年八月。方士段朝用上言。居深宮。無

吉囊
俺答
連年
入寇

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乃以所煉白金製器
因郭勛以進帝與語大悅即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靜攝
一二年乃親政舉朝愕不敢言太僕卿楊最上言聖諭至
是不過信方士調攝耳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足以傷元
氣不可信也惟望端拱恭默不聽聲色保復元陽不期仙
而自仙不期壽而自壽帝怒立下詔獄杖殺之監國議亦
罷明年勛以罪死朝用亦伏誅隆慶初贈最副都御史謚
忠節補吉囊俺答連年入寇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
月分道寇大同九月復入固原諸將多畏縮總制劉天和
斬指揮二人遣總兵周尚文大破虜於黑水苑斬吉囊子
小十主吉囊遁走寧夏巡撫楊守禮等復邀擊於鐵柱泉

置安
南都
統使

大敗之補二十年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
禮部尚書嚴嵩寵任用事賄賂公行邪佞日親二月監察
御史楊爵上疏歷陳諸弊諫詞甚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
杖之自是無敢言者補四月置安南都統使司初毛伯溫
等督師抵廣莫登庸面縛軍門上土地軍民籍請奉正朔
帝大喜改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三歲
一貢以為常補二十一年七月以嚴嵩為武英殿大學士
參機務廷臣論劾嵩貪婪狡獪不聽嵩無他才略惟一意
媚帝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謹已怒嵩以政得
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誅任者不可勝計補俺答
寇山西時吉囊已死諸子不相屬散處河套勢分惟俺答

日強盛屢犯塞至是大舉入朔州抵廣武由太原南下沁
 沁大殺掠人畜參將張世忠等戰死俺答既勝轉掠定襄
 廣昌乃出陽和塞而太○十月帝幸曹妃宮既寢官婢揚
 英以組經帝頸有張金蓮者奔告后后馳救得免詔誅揚
 英等而及曹妃妃死帝每痛其寃○二十二年熒惑入南
 斗嘉靖間入斗者數四補二十三年五月建州夷犯遼東補八月嚴
 嵩既入內閣竊弄威柄內外百執事有所建白俱先白嵩
 許諾然後上聞于是副封苞苴輻輳其戶外大學士翟鑾
 位其上嵩惡之嗾言官劾其子寅緣舉進士遂任為民補
 十月俺答破宣府塞入紫荆關補二十五年四月以兵部
 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是冬俺答以十萬騎入掠

曾銑請復河套

延安慶陽銑率兵數千禦退之補十一月曾銑請復河套
 曰套賊不除中國之禍未可量也今日之計宜用練兵示
 萬人多備矢石每當秋夏之交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搗
 巢穴則彼不能支歲々為之益勵彼勢必折俟其遠遜然
 後因故疆并河為塞修築墩臺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
 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之大烈國家萬年之計也疏下
 兵部議皆謂率數萬之衆深入險遠艱阻之域以驅數十
 年盤據之兵談何容易部議不決帝曰復套之議甚壯本
 部迄無定見何也令銑與邊臣計議以聞補二十六年四
 月俺答詣大同塞求入貢朝議疑之帝曰逆寇連年為患
 詭言求貢勿聽從戒邊臣嚴防禦補五月曾銑出塞襲套

曾銑上邊務事

部斬馘甚衆。套虜遠遁，不敢近塞。銑以捷聞，命賞銀幣。初，揚爵以直忤帝，有旨逮係獄。時爵食麥飯畢，即行官校令內，別爵曰：行矣，勿復顧。至是以宮中火，赦爵歸。忽有大鳥集舍，爵曰：吾死矣，遂自為墓誌。果卒。○十一月，曾銑上邊務十八事，營陣八圖，帝善之。○二十七年正月，俺答入河套。○補五月，俺答寇偏頭關。七月，寇大同。九月，入宣府，塞寇居庸，聲勢甚張。○嚴嵩論曾銑妄開邊釁，處斬，妻子流三千里。天下冤之。因論大學士夏言黨銑，誤國，同斬其妻。蕪氏請以身代，不許。○補二十八年二月，俺答犯宣府，把總江瀚指揮董賜戰死，全軍覆沒。遂犯永寧，總兵周尚文力戰敗之，斬其魁虜乃遁去。○補三月，皇太子載慶卒。○二十九

邊鎮乃京師門

年六月，虜寇大同，總兵張達血戰死之。詔贈達官，立廟以祀。○八月，北虜合套虜大舉入寇，大同宣府所過無不殘毀，直逼保定、通州，犯京師。○補俺答諸部大舉，循朔、河、川、南四掠，時會都御史王忬守通州，夜縱人走京師，請援京師。始震急集諸營兵，城守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州。又命都御史高大節募民間材勇，合四萬餘人，寇已薄都城矣。諸路勤王兵亦至，詔以大同總兵仇鸞為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餓疲甚。帝越戰甚急，兵部尚書丁汝夔以咨最嵩，嵩曰：塞上敗，可掩鞏下，敗不可掩。寇能自颺太耳，鸞等皆不敢戰。寇焚掠三日，火日夜燭天。進犯諸陵，轉掠西山，良鄉以西始出塞。○補嘉靖元年，至冠宣大邊，臣束手任能，其欲而去，內迎戰死，節者十一。之二，能偶致捷者，周尚文數人而已。餘不及細書。○總兵仇鸞請選各邊銳卒留衛京師，帝曰：邊鎮乃京師門戶，禦寇不於門戶而格鬪於堂奧，可乎？乃命各還本鎮。○三

曾補元明史略卷之三

三十三

沈練
効嚴

北齊書

十年正月錦衣經歷沈練効嚴嵩父子好食十大罪下練

獄後中以他事斬○三月虜請貢馬互市詔開市於大同

初仇鸞倡大舉北伐之議內實畏怯乃密遣人結俺答

譯書宣大總督蘇祐求之祐以開鸞與嚴嵩贊成之群臣弗敢異帝從之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

上疏言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有十

一曰虜辱我如是

而我與議和忘天下

大難二曰屢命北征而一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曰堂堂

天朝與犬羊市損國家大威四曰豪傑誓死決戰和則灰

其效用之心五曰將士偷安懈天下脩武之志六曰往者

遠臣私通外寇更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開邊方交通之

徑七曰國威日玩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靖之漸八曰長胡

虜輕中國之心九曰隨胡虜狡猾之計十曰忘天下根本

計其謬有五

一曰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藉

必安事戰馬兄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曰暫許馬市

漸將通貢以為永利不知市馬我猶得少償其價貢則徒

手取空利矣謬三曰虜既和我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

安能盡厭其欲且小信亦安肯守也謬四曰征討禍慘互

市費微不知損威養

寇禍甚于戰謬五

疏入帝謂其撓邊政杖之貶狄道典

史後二年帝思其疏皆驗乃復其官○三十一年仇鸞請

討朶顏諸夷侍郎何棟曰朶顏犬羊也縱有反覆為患尚

小北虜虎狼也若使據此禍將無極今剪除朶顏北虜必

據為巢穴是撤藩以延寇也帝善之○四月虜寇遼東守

備王相率數百人力戰胸首被創或阻之相曰以此一腔

血報君恩耳遂戰死帝聞贈相官廕其子○八月仇鸞死

戮其屍初馬市既開諸邊日苦侵暴帝命鸞逐寇大同鸞

不得已出鎮川堡遇伏敗還至是病疽猶戀大將軍印不

肯上兵部尚書趙錦言強寇壓境而鸞病不能軍萬一寇

衆長驅貽憂君父不帝命罷鸞以總兵陳時代之鸞大

王相
戰死

增補九月各卷之三

二十四

揚盛嚴十奸罪嵩

悲恨疽益劇遂死錦衣都督陸炳發其通虜納賄狀帝大怒下詔暴鸞罪追戮之傳首九邊補十二月俺答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冠宣府宣府市則冠大同甚者朝市暮寇併羸馬掠太帝惡之詔罷馬市○三十二年正月楊繼盛疏嚴嵩十罪五奸略云太祖罷相府而嵩居之滅祖制也詔旨出皇上而嵩矯之奸太權也皇上有善改嵩每攘為己功掩君美也嵩之矯詔皆于世蕃手出縱奸子也令孫効忠妄冒邊賞竊軍功也受仇鸞金三千而薦居大將黨悖逆也胡虜深入屢戒勿戰誤軍機也徐學詩等以劾嵩削籍擅黜陟也選除貪吏而百姓受毒失人心也貪污成風牢不可破壞風俗也然此十罪又有五

臨刑詩 海賊入寇

奸濟之賂皇上左右揣知上意而逢之是皇上之左右皆嵩間謀也以趙文華為通政凡疏必先投副封是皇上之納言皆嵩鷹犬也懼緹騎緝訪即與厥衛聯姻是皇上之爪牙皆嵩爪葛也畏臺諫有言凡選舉必出其門是皇上之耳目皆嵩奴隸也慮部臣不能無言廣羅有材望者結之是皇上之臣工皆嵩心腹也帝大怒廷杖之血肉至含起尋處斬盛妻張氏乞代不許盛臨刑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傳誦寬之時郎中史朝賓等以論救俱貶○三月海賊徽州汪直糾倭虜入寇賊艦蔽海而來蘓浙等地千餘里無不殘戮後巡撫胡宗憲以鄉情憲亦徽人誘直降許封官秩遂執平之按是時北

地震

雷雨

虜方橫而南倭復發終嘉靖
 之世南北騷擾幾無寧日矣
 ○三十四年倭寇常熟有鄉
 官錢泮率民兵戰死之帝聞立廟祀焉
 ○倭突入歙縣由
 旌德等地直入南京所過殘害御史曹邦輔追賊于吳舍
 盡殄之○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如雷或地裂
 泉湧或平地成山官民死者八十萬有奇○三十五年倭
 寇閩浙等地有慈谿省祭杜槐率兵勦賊甚衆後以兵少
 陳沒帝聞立廟祀焉帝遣趙文華視師江南與胡宗憲集
 兵勦虜而浙地差寧○三十六年四月虜犯太同等地總
 兵以下諸臣戰死無數○雷雨大作火光驟起奉天華蓋
 謹身三殿及午門一時並燬詔停刑令百官修省五日
 十二月俺荅子辛愛圍大同右衛辛愛有妾曰桃松寨私

訪仙
異術

部目懼罪來降總督楊順納之以聞辛愛來索不得寇應
 朝二州毀七十餘堡縱掠大同圍右衛順懼乃詭言虜欲
 以叛人趙全等來易桃松寨廷議許之虜狎知順無能圍
 右衛益急更分兵犯宣薊西鄙震動給事中吳時來上言
 桃松寨寇中一亡婦耳苟明于啟蒙之媒拒之勿納可也
 帝怒召順還以兵部侍郎江東代之江東與總兵張承勳
 等各嚴兵進圍乃解
 補三十七年八月吉囊子吉能犯永
 昌涼州進圍甘州十四日始退土蠻亦數寇遼東
 補三十
 九年正月以鄔懋卿總理天下鹽政懋卿貪婪所至市權
 納賄勢焰薰灼民大苦之
 補七月大同總兵劉漢襲俺荅
 於豐州破之會斬百五十人虜遠遁○四十年遣御史王

大任等遍訪天下仙術異人補十一月萬壽宮災宮在西苑帝自二十一年官婢之變即徙居此時暫移玉熙宮火作禁衛不及救乘輿服御皆燬○四十一年五月嚴嵩免其子世蕃下獄帝居西苑大臣希見惟嵩獨承顧問以大學士徐階給事中吳時來等各疏論嵩帝雖純言然心不能無動初帝所下手詔辭旨深奧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居喪不得入直所代票擬嵩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縵淫樂不以時答嵩自為之性々失指所進青詞又多假他人手不能帝不憚而漸親徐階會萬壽宮災嵩請徙南城離宮南城共宗為太上皇時所居也帝不悅而階營萬壽宮甚極旨帝眷益移御史鄒應龍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遂嚴嵩下世蕃於獄後伏誅其黨數十人○鹽院鄔懋卿驕縱謫有差嵩歸後六年寄食墓舍以死○鹽院鄔懋卿驕縱每巡行郡邑携其妻從行裝五彩輿令十二女舁之所過供給奢靡獨淳安知縣海瑞供帳菲甚懋卿雖怒素聞其

強項亦斂威○陸鳳儀劾胡宗憲十罪逮憲至京削籍後飲藥死○倭圍興化遣總兵劉顯援之虜詐稱顯軍入城屠戮殆盡據城三閱月忽泛海去○四十二年虜逼京東勅諸鎮兵入援時守外城者以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楊博夜呼崇文門甚急刑部侍郎孫植以疏入必激帝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却其疏不納亟請調發應之總兵馬芳等兵相繼至虜遁回乘勝追斬三百餘級○四十二年五月帝夜坐御幄忽獲一桃是夜白兔壽鹿各生子羣臣表賀○四十五年二月主事海瑞上疏其略曰陛下初年遠過漢文二十年来法紀漸弛今萬方懸罄民不聊生諸臣猶修齋設醮相率進香天藥天桃相繼表賀夫玄修

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復神其術乎。帝怒投於地。已復取讀之。太息自悔。疏竟留中。十月。帝不豫。專意玄修。方士王金進長生藥。性極熱。能健陽力。帝服之。遂火發疾甚。二閱月。乃崩。裕王載戩即位。

陳勤謹
以上始事

穆宗莊皇帝名載戩。世宗次子。補閣臣徐階。草世宗遺詔。召用建言得罪諸臣死者。卹錄方士。付法司論罪。一切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罷之。補隆慶元年二月。以陳以勤張居正與入內閣。二人侍裕邸講讀。至是並參大政。陳以勤上謹始十事。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帝嘉納之。帝

太子讀字男為
子經變女

朝講漸疎。百司章奏皆令內臣傳旨。故宦盛日。恣尚書高儀請大臣廷對面議。帝允之。補九月。俺答及其子黃台吉數犯山西。二年三月。冊立皇太子。方五歲。無何。太子遇閣臣於御道。語曰。先生良苦。翊贊閣臣稽首曰。願殿下勤學。答曰。方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日休矣。睿音清明。舉朝稱慶。五月。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為婦人。與同賈者苟合。為夫婦。皇后陳氏幽閒貞靜。不見愛於帝。移居別宮。王時舉等上疏乞正位中宮。帝曰。后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汝不知內庭事。乃妄言耶。時舉曰。寧有夫婦睽違而意暢者乎。帝曰。待疾愈。即還宮。無多言。補十月。遼王憲燝有罪。廢為庶人。國除。憲燝在世宗朝。以奉道被寵。賜真人號。

至是巡按御史郅光劾其淫虐僭擬遣侍郎洪朝選等勘實免為庶人國除初張居正與憲熿有隙及朝選往勘諷令坐以謀反朝選不從居正怒屬巡撫勞堪羅織朝選死獄中○三年五月御史唐仰庇上疏言陛下多取民膏以供造鰲山修治官苑等費使羣小因得乾沒為聖德累不小帝怒廷杖編氓大學士李春芳等力救不免○六月總理河道翁大立上五患十二圖帝留覽以示各司補四年二月大學士高拱疏言武反商政止三事今皇上以子繼父豈宜專事更張且大禮大獄先帝勵精之政而概議改易尤非繼體所宜補六月高拱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邊之責即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懼不堪乃官其地者非雜

封俺答為

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先既不能稱職於內地而欲立效於邊方宜其吏治日偷而生民日蹙也自今必擇年力富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有成績帝從之○賈三迫疏曰近年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為撫字在舉人則為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為精明在舉人則為暴戾低昂之間殿最攸異帝善之下其疏所司補是時內供寢多數下戶部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黃綠玉諸物尚書劉體乾屢疏爭積忤帝意遂罷之補八月河決邳州○浙江礦盜作亂從昌化突入寧國池州等地江南駭然尋討平之○杭州有栗樹生桃南京有龍目井化為酒之異補五年三月封俺答為順義王初俺答

增補七月

二十九

王順義

孫把漢那吉幼孤育於俺答妻所既長而娶與妻不相得復自聘襖兒都司女號三娘子即俺答外孫女也俺答見其美奪之把漢志率屬十餘人來歸大同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譁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又不然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其子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眾乃令把漢還以眾與黃台吉抗我按兵助之此安邊之大略也朝議紛然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俺答婦恐中國戕其孫日夜尤俺答俺答尋亦悔乃擁十萬眾入寇崇古檄諸道嚴兵禦之因諭以存卹恩而要縛送諸叛人示

蔡徐河 高拱居 張居正 顧命

信俺答與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齧臂盟世服屬無貳遂乞封請互市執叛人趙全等來獻索把漢誓不犯大同王崇古上言朝廷許俺答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敵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力從事戰守愈於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復條封貢八事以請從之遂封俺答順義王把漢昭勇將軍昆都力卒愛等皆授官有差王崇古以欵俺答功加少保邊患稍息萬曆初名俺答所居城曰歸化補六年正月築徐邳河堤自徐州至宿遷三百七十里并繕豐沛大黃堤平河安流運道大通○三月帝不豫召閣臣高拱張居正等諭曰東宮幼少今付之卿等協心輔之遂崩皇太子即位

神宗顯皇帝名翊鈞穆宗子補嚴閣臣高拱初拱與張居

正友善既而內離猜防日甚拱惡太監馮保矯穆宗遺詔

掌司禮監專恣逐之使入報居正居正陽諾之私以語保

保密奏拱擅權明日召羣臣入宣詔數拱罪罷之居正遂

為首輔補一日帝謂張居正曰皇考屢稱先生忠先生幸

自愛悉心見輔居正頓首泣謝曰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

舊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

聖明留意帝曰善居正既得政柄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

外想望手采其為政大約尊主權課吏實嘗言高帝得聖

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

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請召羣臣廷飭之百寮

惕然○萬曆元年帝居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假稱內使

左右執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何自來曰自總兵戚繼光

來下東廠鞫問張居正陰囑之曰係閣老高拱陰使刺皇

上言未已而殿校緹騎已集高門矣吏部尚書楊博言於

居正曰此事關係重大若果為之恐大臣人人自危尋以

科道交章疏救復下大臣錦衣衛會審是日風沙雨雹黑

霧四塞對面不能相見眾皆駭懼理刑官白丁清厲聲曰

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老顧命元老我輩何得誣之乃加

刑大臣揚言我何曾認得高閣老時朱希孝居正懼事泄

遂罷審而高老亦幸無虞矣遂覈大臣斬自是居正威望

日重臺臣無敢有申言者○二年十一月虜寇遼東李成

居正威望日重

梁帥師直搗其營斬首無算而虜遁補時俺答雖款塞而

寧采顏諸部皆與交通時叛時服總兵官戚繼光在鎮

十六年數敗之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畫轉而寇遼東

命繪天下疆域及京省文武羣臣姓名於御屏朝夕省覽

○三年編修張位上疏請飭史職畧云國家設起居注官

寔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邇來史名雖存史寔久

廢如兩廟世宗穆宗寔錄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

刪潤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

增入且裨官野史為海內流傳又恐失真此皆史職缺廢

所致也皇上踐祚以來善政班班可述乞即蚤賜紀錄以

光大典帝從之補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嘉蓮閣臣進獻

馮保謂閣臣曰主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啓其好帝尋以白

重修大明會典

許文鶴

燕送出○四年正月御史劉臺抗疏劾張居正專擅威福

居正疏言論者謂臣擅威福而臣所行正威福也將巽順

悅下耶誤國將竭忠事上無以逃專擅之譏因辭職不視

事帝手勅諭始起詔下臺獄廷杖一百遠戍之以居正申

救竟徒寬貸○重修大明會典成○五年九月張居正以

父憂乞守制帝不允編脩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

父穆王事沈思孝四人交章論其忘親貪位居正大怒時

學士王錫爵曲為慰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聖

怒亦為老先生語未訖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刻頸

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四人即廷杖尋遣戍

有庶士許文鶴鑄玉杯一以贈中行曰班班者何下生淚

增補元月各卷之三

玉杯
贈吳行

為一身
地神天
人主身
漕河工

地神身日史册卷之三
三十一
英英者何蘭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又鑄犀杯一以贈用
賢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黜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
為君子壽時觀政進士鄒元標憤甚越二日上疏亦杖戍
貴州補十一月彗星見張居正自奪情後知天下不與已
思以權劫之因星變考察百官遷謫數人○六年三月帝
始冠行婚禮給事中李汝上言天婚吉禮閣臣張居正有
服制在身不宜與執事帝不允○帝婚畢皇太后論曰爾
一身為天地神人主所係匪輕務要萬分涵養依從老成
人諫勸不可溺愛祗席任用非人以貽我憂爾敬承之勿
違○七年二月漕河工成先是淮揚諸郡苦於水城郭陵
寢害無寧歲帝憫之發金八十餘萬命御史潘季馴董其

張居
正慕
累朝
寶訓
寔錄
王名
父世
仇報

事延袤八百餘里兩堤相望如常山夾峙而河流其中不
特陵寢不犯且數十年棄地轉而耕桑矣○四月蕪松木
水欠逋七十餘萬張居正請蠲以安民疏曰百姓財力有
年之課為遇荒缺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肯復有餘力完積
通哉故帶一法名為完籍欠寔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
減即為明年之拖欠見在之兩欠又是將來之帶徵誅求
無已民不堪命矣况其間豪右不納固多然窮民力不支
亦有小民故備科之法不能行帝從之○八年張居
正纂累朝寶訓寔錄四十款陳進帝嘉納之據奏岳事君
所短者攬攬○武義孝子王世名年十七父為人殺世名恐
殘父屍不忍出理乃陽與息密購刀刃上銘報仇二字母
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又三年生一子忽語母曰吾可死
矣遂往殺仇者查邑請死邑令憐而欲全之世名曰殺人

度民田

者死國法也奈何以吾廢法乎竟不食死聞者悲之有孝廉張鳳翼為之傳

十一月度民田初建昌知府許季遠為歸戶冊以田從人法簡而密至是復度羨田畸零截補豪猾不得欺隱而小民無虛糧視弘治時贏田三百萬頃張居正頗以溢額為功有司短縮步弓以求田多後遂按溢額增賦

九年京師旱南畿饑張居正上言淮鳳蘓松連被災傷徐宿間至以樹皮充饑或聚為盜皆元末之亂亦起於此當破格賑之帝從之

十年帝游戲丹青嘗繪玄兔圖令史臣沈懋學等賦詩附書於軸

十一月張居正卒於京帝憫之親往祭命太僕卿護喪至江陵未幾言者紛起

按江陵二子嗣修榜眼懋學狀元父子兄弟權勢無兩其病處只在攬權固寵二件若論相業固我明不

龍武吳期之 龍武宗食物殺

多得者後竟抄滅君子惜之

十一月謫太監馮保於南京帝初即位保朝夕視起居小有扞格即以聞太后太后訓帝嚴詰責隨下帝故積怒保於是有陳保過惡發與張居正交結狀者帝乃謫保南京奉御籍其家金寶鉅萬吏部尚書梁夢龍等數人皆被論得罪去於是彈擊居正者亦多矣

初宣城人生員吳士期多奇節欲草疏論張居正未果江防守龍宗武曰此奇貨可居也遂聞之居正居心即令宗武鞠之答幾死閉空舍絕食至食衣機死由是宗武躡大參居心敗言者論宗武謫戍尋逃歸得狂疾自投廁中食穢物一日大呼士期拿我繞屋而走其子視之猛以鐵錘鎚殺子宗武尋歿而狂疾永不作矣噫豈非天哉食穢物食

地補之月... 卷之三

衣機之報殺已子殺人之報也○初張居正責武弁云

汝等解為三獸不解讀書股軍膏則虎而翼鸞當路則狐

而媚至于逢大敵則鼠而竄耳時傳為快論○山西大旱

百姓死亾無算平涼城外掘萬人坑數十處填塞俱滿有

一富家女頭插草標上街自賣遇一男子出戲言慚甚遂

撞石死又有少婦其夫餓死官差人拉入萬人坑中少婦

大呼一聲投入坑韓王憐其節義令救之婦曰夫死我何

忍生晝夜哭三日不輟死○十一月馮保既得罪新進者

益務攻張居正遂詔追奪其官階○五月建夷奴兒哈赤

克圖倫城奴兒哈赤姓愛新覺羅氏東韃靼建州女直部

之人也先世發祥于長白山長白山高二百里綿亘千里

子武三獸

列節婦女

奴兒哈赤起兵

抄張居正

鴨綠混同愛濶三江所出也山之東有布庫里山山下有

池曰布爾湖里相傳有天女佛庫倫浴于池有神鵲銜朱

果置其衣佛庫倫愛之不忍置之地含口中甫被衣忽已

入腹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曰布庫里雅順居長白

山東俄漢惠之野俄朵里城國號曰滿洲歷傳至奴兒哈

赤于時諸部落紛亂羣雄蜂起各王其地互相攻戰爭奪

無已時奴兒哈赤於是起兵先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當

是時兵僅百人甲三十副而已○十二年四月奉旨抄故

相張居正家長子敬修不勝拷掠自縊死刑部尚書潘季

馴等上疏曰居正抄沒國法已正眾憤已平矣然八旬老

母與諸幼弱若併罹法恐非罪人不孥之意也帝允之○

曾補九月各卷之三

申時
行疏

九月遼東總兵李成梁乞休閣臣中時行等疏曰成梁身
經百戰屢立奇功衛邊大將難以輕易但功名大盛人或
忌之成梁父子兩鎮總兵如子如松總兵世受伯爵在成梁
之心當必求退免忌而國家之體亦宜稍抑保全庶讒謗
可息矣帝是其議慰留之○平樂兵亂帝欲坐其守臣周
祈罪申時行疏救曰周祈給餉稍遲誠為有罪但此輩驕
悍難馴往者如雲貴遼陝嘉靖前各邊以請情殊可恨若
以此罪及守臣各邊軍士效尤而起將來司府畏軍士如
狼虎不敢約束天下自此多事矣即周祈一人不足惜而
長軍士之驕氣則深可憂即驕下廣西之軍士不足憂而
生九邊軍士之狡心則大可懼也帝從之○十二月詔以

偽學
禪宗

海瑞
杖御史

朱良
吊詩

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孔廟有人言王守仁陳獻章為偽學
禪宗不宜從祀孔廟申時行曰守仁言良知本於孟子獻
章言車靜原於宋儒豈同老莊佛釋之徒哉○十三年帝
雅聞海瑞直名命起為南京僉都瑞至具疏陳治安要機
於民事尤關切時御史有戲宴者瑞集諸御史曰汝等聞
高皇帝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史爭之不得卒杖之自
太僚及郎丞無不奉法而雨花牛首等處遊宴頓絕都人
塗傳巷頌比如包老復生瑞在院九月以病卒御史王用
汲入視葛幃敝衾有寒士所不堪者嘆息泣下啟其篋僅
十餘金士太天資金以殮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喪出
江上送者兩岸無隙地沿途設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

吊詩云批鱗直奪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
 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
 羹說與傷人渾不信野夫親見淚如傾謂建行人祭墓如
 禮贈太子少保諡忠介鍾惺曰神宗知海公而僅授南會
大都將未免有賈誼長沙之惜使得
大信竟其業則所成補帝益習事慮下欺微有聞輒遣速
 刑部尚書舒化奏曰主術貴因不貴為若好以已為是代
 有司事也使人歸過於上而下得緣是以飾罪帝領之○
 嘉定王憲明妻張氏少寡一日掃夫墓舟覆失其屍八閱
 月而湧出於江肌髮如生見者驚嘆立祠祀之○十四年
 三月廷試有進士舒知志年十七策奇語多譏切時政閣
 臣不敢呈前列且以弘志為尚書舒應龍子避嫌呈末卷

申時 行言 四害 二患

肥 蠶

新 建 民 長 善 念 兩 人

帝覽策大奇之拔置第三朝野共驚神識○京師連日塵
 霾四塞申時行等曰陰陽失調責在臣等乃上疏言四害
 二患所致刑獄煩多之害四曰用度侈靡之害一曰議論
不一之患二曰○建昌有巨蛇一角六足如雞距不噬人
 人以故爭往觀之徐々入深山太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
 肥蠶見則千里內大旱十六十七○十五年秀水有異鳥
 人頭鳥身集於樹竟日乃去是年大旱○帝覽貞觀政要
 曰唐太宗多慚德魏徵大節有勸命經筵不必進講止講
 通鑑及大學衍義并累朝寶訓寔錄以裨治道○十六年
 豫章大祲新建一民窘甚僅銀三分以二分買米一分買
 信將與妻拏一飽死炊方孰會里長來索賦里長適飢見

授建酋哈赤都督

所炊飯欲食之其家搖手曰此非君所食里長怪之無已告以寔里長大駭亟起傾其飯曰何至此引其人至家給之穀五斗其人負歸視之中有金五十愕然曰此必里長所收賦銀悞置其中也急持還里長曰吾寔無此銀殆天以賜苦者其人不肯受久之乃各令其半人以為兩人善念所感○內閣王錫爵子衡舉順天鄉試元京師疑之錫爵疏請覆試而卷復大佳物議始息衡有大才後登辛丑榜眼○**補**十七年六月南畿久旱浙江大風海溢既而亦旱發帑金八十萬賑之○**補**九月授建酋哈赤都督初遼東總兵李成梁征建夷阿台奴兒哈赤祖父為鄉導遂死兵火奴兒哈赤方幼李成梁直雛視之後稍蠶食張海色

寧夏時反

失諸酋勢漸加於是斬叛夷五十且愬祖父殉國狀乞陞賞朝廷許之奴兒哈赤以此遂雄長諸夷威日益強○十八年元旦申時行等朝賀畢因具疏皇長子九齡矣請冊立東宮以就學帝曰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姑候長子壯健令出閣讀書卿等無煩過慮尋召皇長子至立榻右上手執之時行等熟視良久賀曰皇長子龍姿鳳自岐嶷非凡宜早定大計帝曰朕知之○**補**三月以宋纁為吏部尚書纁前為戶部五年值四方多災酌盈虛籌緩急上下賴之○二十年寧夏時拜殺總兵張維忠等據其地而反全陝俱震自春逮冬我軍糜費巨萬殺傷甚眾後李如松等以水攻破之而寧夏始平

神學西師嘉靖中來降屢立戰功官副總兵并老子承恩襲性很戾巡撫黨馨屢裁抑之并逐其軍士教馨及總兵張維忠等陷河西四十七堡全陝震動總督魏學曾檄諸將討之未幾四十七堡皆復惟寧夏尚為賊據帝後廷議以李成梁子如松提督陝西軍務會學曾等討之屢攻城不下賊勾套虜各道入寇牽制官軍學曾等討之互相殺承恩開門降并闔室焚死於是盡誅并黨俾承恩至京師誅○二十一年初羣臣交章請立東宮帝怒強許以次年至是帝仍不欲立王錫爵乃密奏甚懇帝曰昨讀祖訓有立嫡不立庶之條今皇后年尚少恐後有出冊東宮乎封王乎欲封王是背祖訓欲立東宮是二東宮矣故此不果無已將三子並封王少待數年候后無出再行冊立可也錫爵曰祖訓所載蓋就嫡庶並生言耳今嫡子未生而世子已十二豈容懸待况陛下舊旨原無待嫡之說

今忽變更跡似可疑去年之命既改於今日焉知今日之命不改於他年乎且元子封王祖訓無之臣見民間子未育十二三歲不讀書者陛下既不即行冊立請令出閣豫教帝不得已允之神宗特嫡一語不為無見第三子並王○二十二年初倭酋關白攻陷

朝鮮四月豐太閣將小西行長加藤清正等率舟師自釜山入王京朝鮮八道幾沒國王李松奔義州請援帝乃遣遼陽總兵祖承訓等援之既而援兵攻行長千平壤大敗祖承訓僅以身免復遣侍郎宋應昌為經畧總兵李如松為大將軍援之攻平壤敗之是行長退保王京李如松乘勝輕出遇軍圍精銳多沒於是羣議急圖休息先是兵部尚書石星募遊客沈惟敏遣行長清心等撤兵還○二月皇長子遣之議遂成矣行長清心等撤兵還

常洛出閣講學時年十四歲○給事葉繼美等以論王錫

東林黨之始

爵坐貶錫爵疏救甚力而繼美等獲免○河南大飢有人相食給事楊東明進飢民圖帝覽之惻然時皇貴妃在侍覽之亦惻然因出所私蓄五千金賑之帝稱善益以內帑金五千發濟而河南賴之全活甚衆補吏部郎中顧憲成削籍先是羣臣爭國本政府惟三家屏與言者意合申時行王錫爵皆宛轉調護亦頗以言者為多事憲成所推舉多與政府牴牾忤帝意削籍歸憲成既廢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于東林東林宋楊時書院也海內聞風景附徃々諷議時政裁量人物朝士慕之亦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其後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輩相繼講學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是為東林黨議之始○

獻忠

與試

王錫爵病危帝發金五十命設醮禳之不得已聽致歸資賚甚厚錫爵病中猶脩獻忠疏十四款乃行其一時相與至情即三五君臣不過是疏畧云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故言不

已必輕輕不已必屬○事數變則難觀其效人數更則難課其成○一刻臨御勝于百刻批覽面決一事勝于十難

百言○夫財多方以在求之利害參半畢竟節之一字較為穩着○今日之患不在倭而在虜駁之策不在款典戰

而在備備之之策不在添兵而在練兵 補二十三年正月從鄭世子載堉請

詔宗室得就試○二月會試前一日有舉子夢試題係晉

元帝恭默思道七字而題紙為易水生奪去後試題乃司

馬牛問仁章蓋晉姓司馬元帝為牛金子合之則司馬牛

也其恭默思道又含詛言意是科會元湯賓尹易水固湯

字也始信大物寔天定哉○江右有狂客係海外浮提國

人其人皆飛仙多幻術呼吸可萬里御史葉永盛曰汝等異人毋惑吾民遂遣之出境須臾不知所去補二十四年三月乾清坤寧兩宮災補七月遣中官開礦初畿輔奸民慙怨中官多言礦利大學士申時行力持不可至是承寧夏朝鮮用兵之後國用大匱營建兩宮計臣束手前衛十戶仲春請開礦助工帝允之自是請開礦者踵至每遣中使偕原奏人往首畿輔蔓延遍天下其後各省增設稅使如天津店租廣州珠監兩淮餘鹽浙江福建廣東市舶成都茶鹽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高稅等都邑關津中使碁布所至納奸民為爪牙奴告主者鼻以十之三中人家大半皆破甚者招集亡命

肆劫奪擅殺人有司稍忤意輒劾其阻撓逮治中外諸臣諫疏前後累數百上帝俱不聽由是民不聊生變亂蠱起補二十五年六月三殿災時帝銳意聚財多假殿工為名言者謂天以民困之故災三殿以示儆奈何復因天災以困民帝不納屢徵木於川廣令輸京師費數百萬率被中官冒沒終帝世三殿實未嘗復建也補十月以黎惟潭為安南都統使初莫登用請封制下而登用已死遂使其孫福海襲已而福海不能輯眾為黎寧所逐寧死再傳至惟潭攻殺福海孫茂洽復據安南款關求貢總督陳木科上言莫之篡黎其事逆黎之復仇其名正宜許其來歸詔以惟潭為都統使自是安南復為黎氏有而莫氏惟據高平

劉繼朝

曩積天

丁郡宗黨多竄處海隅時出侵軼為邊患

二十六年四月

月土蠻犯遼東總兵官李如松出塞遇伏死

朝鮮劉繼等討平之

為偽詐中間兩相欺豐太閤見壘書中有封爾為日本國

王之語大怒曰吾自霸有日本若欲稱王誰何為借渠力

鮮二十五年帝遣劉繼等子朝鮮援之

豐太閤卒行長清正等奉遺命班師自朝鮮兵興七

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無勝算至是禍始息

十七年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反命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

軍務討之

倉銀二十四百萬兩戶部告匱乃命中官嚴覈各省積儲

盜起

由是外帑日耗○二十八年六月李化龍至播州集三省

兵分三路進賊退守關險官兵無一敢犯將軍劉繼直入

婁山關是賊前門萬峰插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拔藤

魚貫而入屯白石未幾我軍四集營火燭天應龍徬徨大

泣同愛妾縊死而生獲其子朝棟及妻田氏并餘黨數百

人梟首傳示九邊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川貴

十月兩畿盜起頻年災旱又苦礦稅民起為盜浙人趙一

平與其黨孟化鯨等招集凶命於徐州自稱宋後署偽官

期明年二月諸方並起事覺伏誅鳳陽巡撫李三才再疏

陳礦稅之害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

亦戀妻孥奈何崇聚財賄而使小民無朝夕之安又言近

妖書
事發

日章奏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眾畔
 牛崩小民皆為敵國陛下即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為守
 之不報○二十九年十月册立長子常洛為皇太子補
 子常洵福王常浩瑞王補○三十一年妖書事發補先是
 常潤惠王常瀛桂王補嫡庶廢立之事著為一書名曰憂危竑議鄭貴妃兄國
 疑其書出自給事中戴士衡全椒知縣樊玉衡二人手書
 於帝帝怒重罰二人事遂寢至是續憂危竑議復出其詞
 假鄭福成為問荅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當成也大畧
 言帝立東宮出於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詞極詭妄
 時謂之妖書帝大怒勅有司大索奸人竟無所得補帝怒
 甚中外危疑幸帝主意素定召太子諭曰汝莫恐不于汝
 事我的慈愛汝是知道汝的孝友我亦知道此必逆惡造
 捏奸書離間父子兄弟動搖天下也因出御筆所寫訓諭
 一册賜太子帝淚下太子亦會淚謝補時捕治甚嚴有
 以疑似乘市者最

烈婦

後得順天生員嫩生光携訊之法司遂歸獄生光釋之

○三十三年崑山人歸善世

妻陳氏年十九以夫死欲自刎其母阻之婦曰業已許夫
 矣時婢以糜進不食持置靈前曰君食我亦食遂啼哭累
 日不絕母知其不可奪慨然聽之死婦曰我女流死即殯
 不可露尸遂與母相對縫衣衾治殮且市棺畢尋浴更衣
 出拜舅姑舅姑阻之悲哀不勝是夜婦經於床喉間聲如
 鋸母堅塞兩耳卧嚙被流汗他嫗聞救之甦婦張目視嫗
 曰徒苦我我終當死嫗曰汝夫臨歿以汝母亦寡命汝歸
 侍母終身婦曰臨歿之言非夫意也去年里中某婦夫死
 守志吾夫謂我曰年少無子不如速死夫固已命我矣明
 日伺人去復縊死補三十四年棄六堡初李成梁徙築遼

曾甫九月各卷之三

大雨

東六堡據膏腴扼要害生聚日繁至是以地孤懸難守盡
 徙居民於內地不從則以大軍驅迫之自是遼左藩籬盡
 撤○三十五年京師大雨如注旬日不止九衢成河深者
 至丈餘官民溺死無數近世未有之變也帝發金十萬賑
 之○補三十六年二月脩邊備是時奴兒哈赤併環境諸國
 其勢日盛蒙古喀爾喀諸部悉歸之薊遼總督蹇達疏陳
 東方隱憂宜早為備乃命守臣嚴飭邊備○南京諸郡大
 水週回千餘里茫然巨浸舟航遍於陸地魚鼈遊於人家
 各院交奏帝憫之命免諸郡稅○補十二月朶顏寇薊州京
 師戒嚴○三十七年陳繼源初為大勝關大使清苦自守
 遷温州司獄曰窮老矣寧以賂敗盡却例金士大夫高之

大水

一胎產男
兩胎兩女

謂為莫及○時言路互詆訐諸臣樹黨相攻葉向高上疏
 斥浮議曰天下治亂不於其形於其幾治非豐亨之說也
 朝政清明庶官輯睦即謂之治亂非禍變之說也法紀凌
 遲人心鬻競即謂之亂今天下治耶亂耶門戶漸立釁隙
 彌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終而水火矣始而旁觀繼而佐
 鬪終而操戈矣株連蔓引暮跡朝夷可勝道哉臣謂天下
 事非一家私議見譽為君子無益也天下後世曰君子則
 真君子矣見詆為小人無傷也天下後世曰小人則真小
 人矣○福州有婦一胎產兩男兩女青州有牛生兩頭四
 目兩口之異○三十七年甘肅地震墻堡俱頽壓死軍民
 千餘時南京山東西旱蝗江浙福諸省大水○鄭人祁玉

晉書卷之三

妻楊氏夫死守志玉生好食鯉忌日祭無魚楊氏悲慟無已適一澳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剖魚得原金於魚腹中人以為哀感云○時閣臣多缺葉向高屢疏乞補之

台山可謂忠于謀國矣不則獨任壇權誰肯乞補哉○三十八年葉向高疏請東官

講學時輕講○三十九年陝西有牛產犢人頭人面○主

事陳原道卒妻計氏哀慟不食次日視夫殮畢遂哭死抵

傍檢討王象節卒妻畢氏自縊並旌表之卓哉兩烈婦皆以身殉夫亦我

朝節義所培也○補時曹署多空建議除補聚訟籍々顧憲成方講

學東林其黨亦臧否之議者益譁臺諫亦有齊楚浙三黨

之名附之者多並以攻東林排異已為事○四十二年三

月福王常洵之國初羣臣屢疏請王就藩不允至是有訐

奏內侍姜儼山等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欲擁立

福王者帝震怒葉向高請速令福王之國以息群孽帝不

得已始令就藩河南賜資甚厚福王臨行自請減莊田帝

允之○太后嘗病篤帝日夜侍藥餌復禱天以身代尋愈

至是太后崩帝哀甚是時帝足疾每祭拜令內使扶掖成

禮歲時朔望必謁必哀太后性嚴明萬曆初改太后保

被諫太后因帝入侍問故帝奏對失旨太后怒帝惶恐伏地儲位由是定崩謚孝定○八月葉向高

罷向高以宿望居相位每事執爭帝心重之而其言多格

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嘗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

蓋有數端而灾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

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

自謂一月之客來

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在廟堂之上。帝不能用，向高累疏求去，帝輒優旨慰留。向高復言：陛下欲用臣，則當行臣言，不然臣留何益？帝不省。至是乞休，疏四十餘上，詞極哀，始允其去。○四十三年五月四日，驀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槌搥仆守門內侍，呼集執之。太子親奏下部鞫，犯名張差，宿有癲疾，語言顛倒，無倫次。遂以瘋癲具獄。時帝待東宮薄，中外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驚駭。刑部主事王之寀重加詳問，詞連內監劉成、龐保，皆鄭貴妃近侍也。於是廷臣交章請鞫治，成保等窮

三案

究主使，給事中何士晉直攻國泰，且侵貴妃。帝心動，諭貴妃善為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無他，太子以事連貴妃，大懼，請帝速具獄。毋株連，越數日，帝幸慈寧宮，設低坐於聖母靈次。太子侍御坐右，三皇孫雁立階下，令內侍急宣百官進見。帝曰：昨有瘋癲張差突入東宮，此是異事，於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間說，乃欲離間我父子耶？又問太子曰：汝有何話？太子云：似此瘋癲之人，決了便罷，不必株連。因語羣臣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添許多議論，爾輩為不忠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殊為可恨。帝復以東宮語大聲宣示百官，時御史劉光復激切揚言曰：陛下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因班稍後，聲高，帝聞之，不甚悉，誤以為別有所

奴兒哈赤即位滿洲天命

爭大怒命。中涓拏下。中涓承帝旨。挺杖交加。遂下。光復獄。於是磔差於市。掠死成保。內庭嚴王之案。官補何士晉於外。其餘不得波及無辜。事遂寢。既而釋光復于獄。○奴兒哈赤寇遼陽。陷南關。時奴兒哈赤與蒙古煖兔爭婚。御史王雅量曰。奴煖相搆。我國得收渙人之利。請助兵煖兔。以為外援。未幾。奴兒哈赤嚴搆北關。獲全。○四十四年正月。奴兒哈赤即位。於滿洲。號後金。指中國為南朝。奴兒哈赤已削平諸部。威振東北。眾貝勒大臣奉表勸進。上尊號曰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建元天命。年五十八。○會試第一沈國和。第六趙鳴陽。故榜後。以弊發。除名。吳人為之誑。曰丙辰會錄。斷么絕六。趙最有才名。士林嗟之。○山東地裂。有

鼠餘萬。尾波

龍鬪。○四十五年五月。有鼠萬餘。啣尾渡江。而南。食苗害等。於蝗。○廣寧婦生一猴。三角。○六月。大旱。時災歉。遍天下。有司請賑。率寢不報。盜賊四起。○四十六年四月。奴兒哈赤率兵南侵。陷撫順城。守將王命印死之。李永芳降之。廣寧總兵張承慶。遼陽副將顏廷相。海州參將蒲世芳等。率師來援。令軍為三據險。尋師潰。承慶等皆戰死。將士死者萬人。諸堡皆陷。京師大震。○初。楊鶴經略遼事。為言者劾。嚴至。是以遼警。廷議謂鶴熟諳邊事。起兵部尚書。往經略。又起廢將劉綎。李如柏等。領兵出鎮。總督汪可受疏云。虜疊入。疲我。征調未便。請練土兵。以守為戰。帝從之。○七月。奴兒哈赤率兵入雅鶻關。而圍清河城。陷之。守將雛備

賢張旆戰死。清河在四山之中，東距寬奠，南距豐陽，北距瀋陽，清河既失，全遼震動。○四十七年三月，四方援遼兵大集，帝恐師老財匱，趣楊鶴進兵。鶴乃令兵四路出塞，杜松抵渾河，遇伏戰歿。馬林出三岔口，聞松敗，結營自固。虜兵乘高奮擊，林大敗遁去。鶴聞急檄，止李如柏、劉綎兩軍，如柏遂不進。綎已接戰於馬家寨口，克虜寨十餘，深入三百里，墮重圍，力戰死。獨如柏軍獲全，文武將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喪軍士四萬八千餘人，亡失馬駝甲仗無算。報至，舉朝喪氣。帝以鶴喪師，逮係下獄，起擢御史熊廷弼代之。賜以劍命，刻期從事。廷弼單車就道，慨然自擬。恢復補廷弼甫出關，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復。補遼陽洶甸，廷弼兼程進，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潯澤

繕城為守禦計，法嚴令行數月，守備大同。時邊警日至，廷臣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畧，不報。吏部尚書趙煥率廷臣

詣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抵暮遣中官諭之，退煥等復上疏，且作危語曰：他日薊門蹂躪，敵人叩關，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却之乎？帝深嘆焉。補四十八年正月，朝鮮乞援，是時奴兒哈赤既破北關，降蒙古宰賽等，進攻朝鮮。國王李暉上疏乞援，帝降勅慰之。○帝病脾，累月不起，召皇太子及輔臣等諭畢，遂崩。時七月二十一日也。皇太子即位。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三

